

楼下裁缝铺

楼下的裁缝铺，藏在老居民楼底层的拐角处，暗红色的木门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，用红漆写着“李记裁缝”。字迹边缘有些斑驳，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熟悉感。李阿姨守着这家铺子，已经快30年了。

我第一次走进裁缝铺，是因为一条新买的连衣裙。裙摆太长，走路总绊脚，朋友说：“去楼下找李阿姨啊，她的手艺好得很。”推开那扇木门时，一股淡淡的布料香和线头味扑面而来。不大的屋子里，靠墙摆着两个大衣柜，里面叠满了各色布料，从素净的棉布到闪亮的丝绸，应有尽有。屋子中间放着一台老式缝纫机，机身是暗黄色的，机头部分擦得锃亮。旁边的小桌上，剪刀、软尺、划粉摆得整整齐齐。

李阿姨正坐在缝纫机前，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布料，脚踩踏板，缝纫机发出“哒哒哒”的声响，针脚在布料上细密地游走。听见开门声，她抬起头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：“姑娘，要做衣裳还是改衣裳？”我连忙把连衣裙递过去。她接过来看了看，用软尺量了我的身高，又在裙摆处比划了几下便说：“放心吧，明天来取，保证改得合身。”

第二天去取裙子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改短的裙摆边缘，用同色系的线缝了圈细细的蕾丝花边，不仅看不出修改的痕迹，反而比原来更精致了。“李阿姨，您怎么还帮我加了花边啊？”我惊喜地问。她笑着摆摆手：“看你这裙子是浅色系，加圈花边更显灵气，又不费事。”付完钱要走时，她还特意叮嘱：“第一次洗的时候用冷水，别暴晒，不然布料容易变形。”

后来，我成了裁缝铺的常客。有时是裤子腰太大，需要缝个松紧带；有时是衬衫领口磨破了，想换块布料。有一次，我把妈妈年轻时穿的旧旗袍拿来，想让她帮忙翻新。李阿姨拿着旗袍，摸了摸布料，叹了口气：“这是老缎子料，现在不好找了，不过我尽量给你修补得好看些。”那几天路过铺子，总看见她戴着老花镜，坐在小桌前，一点点挑掉旗袍上松动的线头，再用同色的线，一针针地缝补破损的地方。一周后去取旗袍，原本泛黄的领口被换成了新的米白色真丝，袖口处还绣了一朵小小的玉兰花，十分雅致。“这玉兰花是我照着老样子绣的，你妈妈当年穿，肯定特别好看。”李阿姨的话，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
裁缝铺不仅是改衣裳的地方，还是街坊邻里的“聊天角”。每天上午，总有几位阿姨提着菜篮子过来，一边等李阿姨改衣裳，一边聊家常。张阿姨说孙子最近不爱吃饭，李阿姨就分享自己做山楂糕的方子；王阿姨说女儿要结婚，想做件中式礼服，李阿姨就拿出珍藏的红绸缎，给她看各种样式的盘扣。有时，孩子们放了学，也会跑到铺子里来，围着缝纫机看李阿姨干活。她就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彩色的碎布料，教孩子们叠小船、做小钱包，屋子里满是孩子们的笑声。

有一回，我傍晚路过裁缝铺，看见里面还亮着灯。推开门，发现李阿姨正坐在小桌前，给一件校服缝补袖口。旁边坐着个小男孩，低着头小声说：“阿姨，我明天就要穿，麻烦您了。”李阿姨摸了摸他的头说：“别着急，阿姨马上就给你补好。”原来，小男孩不小心把校服袖口扯破了，怕妈妈说他，就偷偷拿来找李阿姨修补。李阿姨不仅没收他的钱，还特意把袖口缝得结实些，嘱咐他：“以后玩耍的时候小心点，别再把衣裳弄破了。”小男孩点点头，拿着校服高高兴兴地跑了。李阿姨看着他的背影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■董国宾

冬天的时候，裁缝铺里格外暖和。李阿姨会在屋子中间放个小煤炉，上面烤着红薯，整个铺子都飘着甜甜的香味。有次我去改衣裳，正好赶上红薯烤好了，她非要塞给我一块：“刚烤好的，趁热吃，甜得很。”红薯的热气暖了手，也暖了心。我问她：“李阿姨，您守着这铺子这么多年，不累吗？”她叹了口气，又笑道：“累是累点，但看着大家穿着我改的、做的衣裳，开开心心的，我就觉得值。再说，街坊邻居都这么照顾我，我也舍不得走啊。”

如今，小区里开了不少新的服装店、干洗店，可大家还是愿意来李阿姨的裁缝铺。有人说，是因为她的手艺好；有人说，是因为她收费公道；还有人说，是因为在她的铺子里，能找到久违的人情味。是的，每次推开那扇暗红色的木门，听见缝纫机“哒哒哒”的声响，看见李阿姨温和的笑容，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

这小小的裁缝铺，不仅缝补着破损的衣裳，更缝补着生活中的小遗憾，传递着邻里间的温暖。而李阿姨，就像老居民楼里的一盏灯，用她的手艺和善良，照亮了左邻右舍的寻常日子。

■汪丽红

朴实的花饭

去吃早餐。在那几家常去的店里，我总能看到一些人点花饭吃，尤其是一些中年人。花饭端上桌来，与之相伴而来的必有一碗海带排骨汤或萝卜排骨汤。吃一口花饭，喝一口汤，脸上尽是满足。吃完后，他们离开小店，大都骑上绑有劳动工具的电动自行车远去。

事实上，咱们湖北安陆的花饭，并非什么珍馐美馔，而是用最简单的食材烹制出的朴实美味。煮好的米饭，米粒饱满、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淡淡的稻香。经冰冻后，便散开成颗粒状了。将这样的冻米饭倒入热锅中，用油、盐等佐料翻炒，再适时加入鸡蛋与白菜，猛火、颠锅、熄火、盛碗、撒葱花……一碗热气腾腾的花饭就成了。

这样的一碗花饭，太简单、太朴实了。不过，一碗花饭后下肚，却能够给人带来温暖、带来力量、带来希望。从那些早上吃完饭后各奔东西的中年人脸上，你就能看出他们去为美好生活奋斗的那股冲劲。多年以前，也正是这些普通寻常的食材，在母亲的巧手下，变幻出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，让我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那时，我在20多里外的镇上读书。周日下午，母亲总会给我炒碗花饭，让我开开心心地吃饱，再离家开始一周的住校生活。每次，母亲将热气腾腾的花饭端上桌时，我都馋得直冒口水，凑近闻一闻，蛋香、油香、菜香交织，令人陶醉。金黄色的鸡蛋碎与切碎的咸菜点缀在洁白的米粒间，如繁星点点；翠绿的葱花，像是春天里刚抽出的嫩芽。我拿起勺子，大口地吃起来。那软糯的口感、咸香的味

道，瞬间令我唇齿生香。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母亲的爱与关怀，每一口都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幸福。当年的这样一碗花饭，不仅填饱了我的肚子，更温暖了我的心扉。

在外多年，去过不同地方，也吃过各种花饭。虽然叫法不同，但我知道那就是花饭。比如有名的扬州炒饭：虾仁晶莹剔透、鲜嫩弹牙，为炒饭增添了一份大海的鲜美；火腿丁则为炒饭注入了浓郁的肉香，咸香可口；胡萝卜丁的清甜、玉米粒的软糯、豌豆的清新，使得炒饭不仅美味，更具视觉享受。不过，扬州炒饭虽好，我却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缺少的是那份家的味道、那种朴实无华的温暖。

在我疲惫和孤独时，我会想起母亲做的花饭。我也尝试着自己动手做，但味道总不如母亲做的那般可口。即使我加入了更丰富的食材，如大虾、腊肉、牛肉等，甚至参考了网上的花饭炒制大全，可怎么也无法还原母亲做的那种味道。母亲离世后，我对那种滋味的想念愈发强烈。原来，花饭于我而言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是一种对家乡、对亲人的深深眷恋。

朴实的花饭，平淡而又韵味悠长，如同岁月的珍宝，散发着温暖而迷人的光芒。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，是味蕾的盛宴，是心灵的滋养。平凡人的幸福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在那一份浓浓的亲情中。

想念家乡和亲人的时候，就吃一碗朴实的花饭吧！让我们在这平凡而又美好的味道中，感受生活的真谛，品味岁月的悠长。

屋顶上的童年

■王英

儿时，村里人住的都是土坯房。屋顶是平的，黄泥掺了麦糠，抹得匀实，摸上去糙手，却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。这暖，不是太阳晒出来的，是日子焐出来的。

当时村里人家的屋顶都这般模样：中间略高，两边稍低，雨水便可顺着坡流下。秋日的屋顶最好看：玉米棒子摆得整整齐齐，金黄的粒子裸露着，像一排排牙齿；黄豆铺得平平整整，不小心踩着了便“咯吱”作响，像是把阳光踩碎了；红薯片蜷曲着身子，甜香飘得老远……小孩子都要帮忙干活儿，草帘子一天得掀盖好几回——夜里防露水，晌午遮烈日。

那时，对于我来说最恼人的还是麻雀。它们黑压压一片落下来，啄食母亲晾晒在屋顶的几大筐大红枣。这些红枣晒干后，可是要留着过年蒸年糕用的！我举着竹竿来回奔跑，嘴里喊着“去去去”，却总是顾此失彼。后来才发现，自己偷吃的红枣，比麻雀啄过的还多。红枣嚼在嘴里，脆生生的，带着太阳的味道。

晒花生时，我总借赶鸟之名蹲在屋顶。新收的花生壳软，仁儿淡红，嚼着无味。晒上十天半月，壳硬了，仁儿黄澄澄的，咬一口满嘴香。芝麻杆一摔，黑亮的籽儿落在布单上，像撒了一把星星。向日葵盘要用竹竿敲，瓜子“噼里啪啦”往下掉，我专捡热乎的往嘴里塞，连皮都不吐。母亲总说我“嘴比鸟还馋”。现在想来，我那是品尝日子的味道啊——从青涩到成熟，每一种滋味的变化，都藏在舌尖上。

深秋晒棉花。棉花金贵，要先铺干净被单。我背着布口袋爬梯子，棉

花飘飘的，压在背上却暖乎乎的，像背着一团小太阳。和伙伴们一起摊开棉絮，白蓬蓬的一片，风一吹就轻轻晃动，像天上落下的云。我们常躺在棉花堆里看天，那云一会儿像羊，一会儿像马。我说要把云摘下来，和棉花缝在一起做枕头。母亲听见了，笑着说“傻孩子”，可她眼里的光，比云还软。

夏夜，屋顶是乘凉的好去处。太阳刚落山，大人们就拎着马扎、蒲扇上来了。风从南头吹到北头，带着麦糠的清香和田埂上野草的气息。我趴在凉席上，听蝉鸣从村东传到村西，蛙声在池塘里此起彼伏，像在唱大戏。张大爷拎着茶壶上来，给父亲倒了杯柳叶茶。这柳叶茶叶是他自家春天炒的，我曾尝过一次，苦得很。李婶隔着屋顶和我娘聊天，说今年的玉米长得真好，又说谁家的鸡丢了一只……这些闲话，比戏文还好看。

星星出来时，屋顶更热闹了。有的人家把铺盖卷搬上来睡觉。大人们用砖头、木棍挡往南北两边，生怕孩子滚下去。我躺在娘身边，她一边摇蒲扇，一边讲月亮里有兔子，星星是老天爷的眼睛。我盯着星星，一颗比一颗亮，仿佛伸手就能摸到。不知不觉睡着了，梦里踩着星星往上爬，真的看见一只白兔子在啃胡萝卜。

如今住在城里，楼房比当年的屋顶高多了，我却再也看不见童年那样亮的星星了。有时站在阳台上，望着夜空，就想起土坯屋顶上的日子——暖乎乎的花、香喷喷的花生，娘在月光下讲的故事。那些日子像晒透的粮食，藏在记忆深处，不管过多少年拿出来，都依然带着麦糠的清香。

闲雨轻敲鱼鳞瓦

■钱续坤

难得一次回乡省亲，不想秋雨一直下，白天出去走走倒还可以，夜晚便在家中与母亲杂七杂八地拉拉家常。今夜许是兴奋了些，竟然到了子夜时分还辗转反侧，于是坐起披衣，斜靠床头，用一双耳朵，去聆听窗外那淅沥的絮语，去感受檐下那滴答的和鸣。

多年来，母亲在我儿时所说的一句话始终让我萦系于怀：“瓦是房子的眼皮，雨是屋檐的泪水。”“眼皮”与“泪水”的意象，在这里真是恰如其分，可能源于她观察生活时最原始最质朴的联想。遗憾的是，略通文墨的母亲并不会写诗，不然我一定可以听到更多动人的诗句。

母亲的这句话，诱使我无数次抬起头，关注那些像弯弓又像括号、像新月又像蛾眉的鱼鳞瓦。

鱼鳞瓦是广布于民间最本真也最易被人们忽视的“先知”，是泥土的另一种形态——它收藏过煦暖的阳光、如水的月光、柔和的灯光，也收藏过雨的裸足、雾的轻纱、雪的羽毛；更多的时候，它收藏着大面积的黑夜和黑夜的翅膀——梦幻，所以诗人说瓦是“房屋的外套，梦幻的布衣”。想着这些，我蓦地感觉心头氤氲起一片浓浓的乡愁，挥之不去。

从小就在鱼鳞瓦下长大，梅雨季节总喜欢贴着窄小的窗棂，看银线穿针，听雨落叮咚。有时，也翘首对面的屋檐，望水花四溅……所有的影像幻化成一幅情景交融的画，所有的声音混合成一支曲，催我昏昏然入睡，也使我戚戚然惊醒。

母亲的家务活终于忙完了，她轻轻地一声招呼，我们弟兄们就雀跃般地聚拢过去，或缠她讲聊斋故事，或听她教汉语拼音，或跟她吟民歌小调……其情融融，其乐陶陶的场景，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人心动。

而今夜，母亲已经酣然入睡，她细微的鼾声与唧唧似诉的秋雨合着节拍，如同儿时吟哦的摇篮曲。可我还是无法入眠，索性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，静静地伫立于窗前，沉浸在自己无边的闲思遐想之中——

瓦是家的符号，家是情的寄托。离开了家，不见了瓦，乡愁自然而然就从心头泛起。于是，渭城的朝雨、清明的纷雨、楼台的烟雨、天街的酥雨，几乎成了诗人笔下忧愁的代名词。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表漂泊之忧，“寒雨连江夜入吴”述离别之苦，“天阴雨湿声啾啾”言乱离之悲，“雨中百草秋烂死”感自伤之叹，“夜雨闻铃肠断声”哭诀别之恨……把身子寄居到泥瓦的屋檐下，把灵魂皈依到故乡的怀抱里，一代代文人就是这样在绵绵雨声中思念着故土故人。

相比之下，我是何等幸运。至少在今夜，上有青瓦为我挡雨，家有母亲与我相伴，所有的烦恼抛诸脑后，所有的喧嚣全然不顾，这片天地是完全属于我的。我甚至觉得，自己还是那个能钻到母亲怀中撒娇的孩子。

窗外的秋雨明显小了，细密的雨丝在鱼鳞瓦上无声地集聚，形成豆大的水珠，从瓦檐上悄然滑落下来，一滴、两滴、三滴……这是母亲的叮咛，还是我的眼泪？其实，无须言表离家的忧伤，乡愁永远是心底的那抹温柔，是生活中最诗意最眷念的部分。它滋润着异乡游子的心，让我一次次“沦陷”在思乡的苦涩和甜蜜里……



水墨村庄。张成林 摄

古镇小街

老家的这条小街，我一直不爱走，只觉得它窄、乱、闹，引不起我半点兴趣。每次回来，我总是匆匆地骑着车一溜烟过去。

这回却不知怎的，我放慢了脚步。也许是好久没有回老家，心境不同了，想细细地打量一下它的容貌。老家河口古镇位于江西上饶市铅山县，曾与景德镇、樟树镇、吴城镇并称江西四大名镇。我说的这条街，便是河口古镇人民路油麻滩市场的那一段。它不长，满打满算，我估摸着也就两百米。窄窄的一条街，却仿佛将整个热气腾腾的古镇烟火都浓缩在里面了。

街口是一家“山东炒货”，“刚刚出炉的板栗，免费品尝，快来买……”老板娘是一个中年妇人，用一口北方话招呼着客人。店门口一字铺开的瓜子、花生、栗子等，散发出的一种焦香的、暖烘烘的北方旷野气息，融进了江南湿润的空气里。

紧挨着的，是几位卖菜的老人。菜是一大清早采来的，上面还带着泥土与露水。青菜是鲜艳的，萝卜是白腴的，还有些蜷缩着的叫不出名的野菜。他们不吆喝，只是蹲坐在后面，不像是做买卖，倒像是将劳动的果实陈列出来。

再往前走，路两旁摆满了咸菜和调味品，琳琅满目。我尤其喜欢那些自家腌制的咸菜。仿佛什么菜都能拿来腌，芥菜、辣椒、黄瓜、白菜、芹菜、豆角，甚至连平时我们摘菜时随手扔掉的萝卜叶子，也能变成一道可口的小菜。

小街的中段并排开着两家理发店。老式的转椅、斑驳的镜子，老师傅手里的推子“嗡嗡”地响着，让人回忆起二三十年前的光景。

空气里夹带着泥土的腥气、炒货的焦香，还有从那家“华园蛋糕”里飘出的甜香味儿。我瞥

见店里一位老师傅正将一盆金黄的蛋糊倒入模具，神情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。而旁边的“胡氏纯粮酒坊”里，幽幽地沁出一缕酒糟的甜酸气，闻着便有些微醺了。

往里走，再往里走，真是别有洞天。紫溪乡的烫粉、湖坊煎包、永康麻糍果……一个个地名，都化作眼前具体的、冒着热气的吃食。

小街中段的一角，通向更广阔的所在——油麻滩菜市场。新鲜的蔬菜、活蹦乱跳的鱼虾、成车运来的水果，都是菜市场上少不了的风景。比起在超市买东西，赶集更有人气，还可以讲价还价。更重要的是，那种刚从地里挖出来，还带着湿润泥土的花生，在超市里还真不容易买到。正因为这里的菜既新鲜又实惠，才吸引这么多人专程而来。

再往前，便是这条小路的出口了。我站在街尾回望，两边各式各样的地方特产在这里汇聚——葛仙山烟笋、碧碧畚族乡豆腐乳、太源畚族乡香菇、武夷山煎笋、乐平茄子干……还有皮鱼干、河鱼干、红薯皮等，都是极富上饶特色的风味物产，安安静静地躺在竹篾筐里。

这条小街是接地气、有烟火气、带着锅气的。小街里每家店铺，每种味道的背后，都站着一个人、一双粗糙的手和一段本地的记忆。

这条小街，在这份朴素和喧闹里，藏着一种蓬勃的、野草般的生命力，一种在大都市里较为少见的人与食物之间、人与人之间最直接、最温暖的别样欢喜。

我慢慢地转过身才发现，静下心来方可窥见的人间美好，原来一直都在。只是我以前走得太过匆忙了。

见到牛羊
我就像见到了
失散多年的兄弟
渐次扑面而来的
除了像山泉一样
纯净的情感
还有像乳汁一样
洁白的云霞

■赵海华

在凉山有一种情怀
比茶麦酒浓稠
在凉山就是风
也带着火塘的温暖

故乡的河

时光在一条深邃的河流里歌唱
祖先生活过的土地生生不息
拾梦的孩子，像一株山茶

执著地绽放 在岁月的渡口

一尾鱼，是一个爱情
另一尾鱼，是另一个爱情
当春风吹过山冈和田野
月光下，情话波光粼粼

故乡貌美如花
我用一杯酒计算火塘的温度
这时候，我和你的距离
是一个轮回的四季



丰盛。翁桂涛 摄